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列傳第三十八

北齊書四十六

隋李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補文

館



張華原

書

宋世良

弟世勳

圖

郎基

江

孟業

浙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

其姦禮教

以防其欲故分職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
哲能官人安人則惠睿哲之君必致清明之臣
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卹
隱爲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
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
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狀淫虐不已

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太寧
以後風雅俱缺責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
黷化負滋甚齊氏循良如韜術之徒非一多以官
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
能卓爾不羣斯固彌可圖也今掇張華原等列
於循吏云

江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
開驃騎府引爲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
左右從於信都深爲高祖所親待高祖每號令

三軍常令宣諭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
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
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
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三命世誕生
殆天所縱以明公最爾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
原銜喻公旨明公不以此日改回轉禍為福乃
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
祖以華原父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
於色累遷為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

於色累遷爲宛州刺史八懷感附寇盜寢息州

六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一吾治清亦徹底
今失賢具君臣何濟矣莫不焚接涕泣除東郡太
守卒官世良強學如屬文撰字數五部宋氏別
錄十卷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世軌幼自嚴教正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
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
出信還至為廷尉以之為反數年不絕及世軌為少
卿出為大軍之為劫於是殺賊首餘從坐悉捨焉時
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守中為之語曰

決心大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
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
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異義我雲不送移往復不
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我雲酷擅懸相引見二人
親勸世軌曰我知臺欺去獨人卿能執理與之抗
銜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勸義雲曰卿比所為
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淵恕仍顧謂朝臣曰
此二人而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繫
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囚聞世凱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有囚千餘人華原皆以道至年暮唯可盡

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中賀依期至獄先

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官華原臨州忽有六駃

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圖十五便有膽氣應募

從軍北討屢有戰功尋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

括戶入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

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霽霽還者莊勞之曰知

卿所括得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

是更出一天下也出除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
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
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五年盜多萃於此人爲之
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
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
且有宋公自屏跡後齊天祿中大赦郡先無一
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穰生桃李樹蓬蒿亦滿每
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 夫文醴泉出於界內
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

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

世良從子孝工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亘陋

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為段孝言開府參

軍又薦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

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為關東風俗

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

第冗雜無著述體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

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兵

明徹率衆攻回鹘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

軍糧且罄我仗亦盡乃至削木為笥削前刀紙為羽
圍解還朝僕射楊悛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
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後帶潁川郡禎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
臺報下竝允其空所陳條綱既踈獄訟清息官民
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
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
寫書曰潘子至我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
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樞

罪過甚於谷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樞

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車悲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為州吏

芒屨謹同寮諸人侵盜官室三十疋與之拒而

不受魏彭城王詔即拜定州刺史劉仁之

請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國內同心戮力庶有濟

乎未幾仁之徵入為中書令臨落詔云殿下

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

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三日便先獲恐

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

一馬因瘦而死詔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
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詔乃戲業曰卿邀
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
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詔云魯蕤姓孟者
極能用心何不置之且詔高祖之壻也仁之
後爲兗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
孟業宜銓舉之他人不測信也崔暹問業曰君
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翥四充如此欽歎答曰
稟性愚直唯知自修無他云保初清河王岳拜

稟性愚直唯知自修無他云八保初清河王岳山拜

司州牧聞業名上行復召為法曹業形占短小及

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之

處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兒之用

尋遷東郡守以寬惠著其年變一莖五穗其餘

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為政化所感尋以病卒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守伯謙少

孤貧負志善養母高祖召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

曰清直奉公且具忠佐也遷瀛州別駕世宗以為

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

務殷是用相授族第暹當時寵要讓爾之寮舊
同門非言凶未會造請後除濟北太守恩信大
行乃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有
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
恩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為歌曰崔府君能治政
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由復
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
道以第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事
無巨細必自親覽見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

有白鬚公不慮不決後為銀青光祿卒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

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謂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

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

其對畧為府長流參軍國襄以儀同開府引為

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疆盜長流參軍

推其事所疑賊竝已拷伏失物家竝識認唯不

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

等十餘人竝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妾引賊者

曰爾輩若不遇我好矣。軍幾致枉死。除瓊累遷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女奴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眉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者。即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密走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鄰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平原郡有妖賊劉黑狗。構結徒

信遊於滄海所部人連接村居無不相次不累鄰邑

蘇公矣賊... 平原郡有妖賊劉黑狗... 結徒

進於滄海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次不累鄰邑

於此伏其德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

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天血酒無不即知瓊性清

慎不發以私書道人研為濟州沙門流... 產巨富

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調度知

其意二五見則談問之理應對蕭敬研雖為債數

來無由改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母見府君徑

將我入善... 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民賴視曾

為樂陵太守八十致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

自來送穎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仍致於燕事
 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至門問知羅瓜猶
 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妻與着年不
 斷各相援引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眾人
 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
 地矣兄弟心如何田而下淚眾人皆共灑泣等
 明弟兄叩頭乞外更一忠分與十年遂還同住母
 年春摠集大儒衛顓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
 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子生屋

林不斷淫祠婚姻喪葬有教令儉而中禮又勉勵月

禁斷淫祠婚姻喪葬之官教令儉而中禮又黷蠹月
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立立明式
至於調役事必先辨部郡縣館長吏常無一杖稽失
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
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
家自從貨粟以給貧飢者非計戶糶租復欲推
其貨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
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
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見于咸言府君

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
四表列為尤且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
尋起為日且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呈述曰
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戀不申初瓊任清河太
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
房延祐為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
太守善刺史惡裴云云得民譽者非三公祐答言
若爾黃霸龍共逐丑石之罪人也後有勅州各舉清
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

公平異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
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公平得雲者甚衆寺
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密郎中趙州及河南中
有人頗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由雲尚
書省崔昂謂瓊曰若欲圖功名當更思餘理仍
數雲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雲者怨在不
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珩
之遷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
銅像一百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

遠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怒竝不為推賦
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
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
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南淮歲
儉啓聽淮北取糴後北人饑請通糴淮南得商
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
理卿而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祖法壽魏書有傳父翼宗
豹體貌魁岸美音儀釋褐府參軍兼行臺郎中

隨蒸容紹宗紹亦言三公有水厄遂於戰艦中
并自拔於水冀以獸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
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告恐非禳所能
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
爾未幾而紹宗過瀕時論以為知微遷樂陵太
守鎮以凝重哀矜貧弱豹階庭簡靜園囿空虛
郡治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
還適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
還鄉園自養類徵辭疾終於家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踈朗儀表瓌異經褐開
府參軍勅用土人為縣宰以去病為定州饒陽
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敬欺然至廉
平為吏民歎服擢為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
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難
網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
以理抗谷勢要之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
格亦為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
為稱首周武平齊雷去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

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賜隋大業中卒於
冀氏縣令

列傳第三十八

五北齊書四十六

浙 圖 書 館

上海大學

三



浙江圖書館

第二十九

浙江圖書館

列傳第二十九

北齊書四十七

隋太子通宙舍人李百藥撰

酷吏

館

邱瓊

書

宋遊道

圖

盧斐文

江

畢義雲

折

夫人之性靈直不受或異剛柔位別緩急相形未
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

佩韋絃者鮮矣獄吏爲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
途不競網漏寰區高祖懲其寬怠頗亦威嚴馭
物使內外君羊官咸知禁網今錄邱环等以存酷
吏懲示勸勵云

邱环字寶安本中山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
拜爲長史性嚴暴索取無厭後兼尚書右僕射
大行臺節度諸軍事珍御下殘酷衆士離心
爲民所害後贈定州刺史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又季預爲勃

海太守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
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逆
遊道誘令返雪不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
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王爲葛
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牧錄妻子遊道爲訴得
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劉善長嘉其氣
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賊能討宋遊
道孝莊即位除左中兵郎又爲尚書令臨淮王
或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暝不謝

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
云偽梁廣發士卒來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
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
孚令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
云疆境無事乞特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
書令臨淮王或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
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
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於代下便
請放還進退存身無負愛國之意所請一不吝其罪

下科志乃召臣於尚書都堂去鄉一小郎憂國
之心豈止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
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瑄館下百餘人並皆聞見
臣實直言云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
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儀致身死難方言宮以
迎暴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趨惡
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為私害政
為臣比言或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紀書臣乞
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或亦妄言臣忝冠

百寮送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
令帝凡下勅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
還鄴金日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
宴歌一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後神武
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
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
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
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餞於紫
陌神武執送道乎曰其知朝宴中有惜已心卿者

世說新語卷之九 莫懷畏慮出昌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

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
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
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
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者處北省當使天下肅
然遊道入省初太師咸陽王坦之保孫騰司徒
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
如官亦買金銀催徵調價雖非指事賦貲終是不
避權家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三
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

以記出入早晚今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
事亡早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
被徵具都官郎中畢蓋蓋主其事有奏而禁有
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
於是凡言遊道屬色挫辱已遂枉考羣令史證
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
曰飾偽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
容謹亦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
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亭郎

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之人之際叨在朝野

行詭言肆其奸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

心衆田共口出池八省歷泰清資而長廷宋悛

曾無忌諱毀譽由已憎惡佳情比因安平主事

遂肆其褊心因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禮舉

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魏云局內降人左澤等

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

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何物官府將此例又云

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並旨承

引案符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

捍使^上尚得死坐况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
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賈法受納苞苴
差^上險官厚財與位積雖賊汚未露而奸詐如是
塞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
是時朝士皆分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
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
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時殺之
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
使元京康謂曰^上早逐我向并州不爾^上地經略

殺^上道從^上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

殺外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
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諮議
領重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
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之獄而餓之
食敝禡佈而死弃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
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朝黨
將爲一病今卿且具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
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
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二道

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是役令
史受之文襄怒杖遊道而判之曰遊道直是性道
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痍人物往與郎中蘭
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虐害女方共
道習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必自科
遊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命
所着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
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
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返誣奏之下獄尋得得出

不歸家徑之府 理重平權令 治薄其非不立 碑表不

不歸家徑之府 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
求贈諡贈柩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與機
密重贈儀同三司諡曰貞簡心遊道剛直疾惡如
讎見人犯罪皆以欲致之極訟彈糾見事又好察
陰私問獄察情播種三殿酷充州刺史太子貞在
州人自皇遊道案之文重不以自預建義勲意將含
忍遊道疑諱以元康為其內密啓云子貞元康父
遊惡其別有請履文襲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
撰殺子貞又充州人為遊道生立祠堂焉題曰

忠清君遊道別刻吉靈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
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存然諾之分屢官嚴整
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曰安孤弱
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喪事為同州綱紀與
牧樂昌河西二王乖忤及二三蕪死吾言經恤之
與顯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位已高
會用弟為佐史今弟北面於我足矣遊
能既而將大為河南尹辟遊道為中正使
以衣哈待之握手歡虐元顯入各爭先
其命出

使徐州者其曰元顯入各爭先其命出

侯徐州者七三不為助班人產紹兵利之

遊道為

將大訟寃得雪又表為請贈迴已考一沉

階以益

之又與尉廡結交託廡弟粹於徐州紹

趙紹後

平之梟粹首於鄒市孫龔復安兵之市司得錢五

百高後龔收遊之項時為國州中從事今家人作

尉粹所親於州深許依律判許而奏之勅至市

司猶不許遊道故市司勸復速付騰聞州大怒時

本立契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其求三官人死

辜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

氣當無袂如此時人言曰遊道獨猴面陸探科斗
形立意識不闡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堂因遊道
會安口因戲之曰啓矣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
為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懸猴衣帽
也將入與構謝之云即然如產遊道死後構為定州
長史遊道弟二子士遜為墨曹博陵三管記與
典籍共誣云構姓於林云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
書計如夢者身人遊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
不知何共小人誑陷清士且之士士遜驚跪曰不

敢不致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也寔性自如

不敢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中實性自如
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
素沉密少言有才識中書黃門侍郎遷歲向三
司散騎常侍常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三十
年周慎溫恭甚為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
彥深為副史珽奏以士素為東都中侍郎太平德
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參機密士
約亦為等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周魏殿中尚書斐

性殘忍以強斷知名世宗引為相府刑獄參軍
謂之去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天保中稍遷
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
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草繩下死者非
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
暴之日一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
人罪失一即奏聞朝上聽之莫不重跡厚氣皆
目之為虐一虐校書裴後以誘史與李庶俱被鞭死

獄中

畢昇... 小字隨兒... 州此...

畢美有雲小字隨兒少應使家在武元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杜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夕夕以幹情齊文重衣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軍勳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為司州吏所圖云其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裏以其推偽衆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吏數人而斬之因此益情訊鞠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直家橫不平頗被怨訟則為汲

郡太守崔崱高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
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
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
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
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
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內
外百官赴第吊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
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取妾于世安女爲妻
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言特乞

聞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日衆諸備設尅

聞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儲備設尅
日拜闕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
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于上
義雲資產宅宇足稱家室忽道孤貧亦爲矯詐
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
居表四品五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
三品已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
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
尉科罪尋勅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

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
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
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
歸罪義雲云其覆執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譙賞
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踈聲望大損乾明初
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
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
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
衣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款密相
所不至及其守昭大漸顧會武成高歸彥至鄴武

所不至及共守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
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參審
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
兖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起本州軒昂自得意
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進許引接又言離別
暫時非久在州未有饒政至於京部行遊遂兩
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內不
覺竟還落給事中卒存身得而忘之焉為此元海漸
疎孝自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走逆義雲

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
爲人所啓及歸彥被擒又列其朋黨等擅爲此
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人尚
書表我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史
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性自驕
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遍朝
野爲郎與左丞宋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廷辱
之去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一無所答然酷
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尤甚子孫僕隸常瘡

漢被體有薛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子

疾被體有孽子善昭性至以頑與義雲侍婢奸

逆擄掠無數為其着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藜稗

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所佩

刀也遺之於善昭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

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日日世祖令

舍人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

陽盧氏有色兒子暢疑盧奸人所為將加拷掠

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邪

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令人是朝責不可殺乃斬

一古學及傳三

之於獄弃屍漳水

傳二十九

北齊書四十七

浙江圖書館

列傳第四十

北齊書四十七

反傳第四十

北齊書四十八

隋太子通古尹舍人李 撰

齊威

趙猛

婁叡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靈

浙江圖書館

反傳第四十

六

胡長仁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四時有全者其傾覆之跡
逆亂之機皆詳諸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
全唯胡長仁以譴詆計貽禍辭建元以地勢被戮俱
若其譴盛衰之所致也今錄前代史官述外戚

三 蕭

蕭猛太安狄那人姊爲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
公瑛瑛性方直頗有器幹高祖舉義遷南營州

刺史

婁叡之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
書叡少好弓馬有武幹爲高祖帳內都督從破
爾朱於韓陵累遷開府儀同驃騎大將軍叡無
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爲時論所鄙
皇建初封東安王高歸彥反於冀州詔叡往平
之還拜司徒公周兵寇東關叡率軍赴援頻戰
有功擢周將楊擲等進大司馬出惣偏師赴懸
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行非法
坐免官尋授太尉薨

尔朱文暢榮第四子也初封昌樂王其姊魏孝
莊皇后及四胡敗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
暢由是拜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既藉
門地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
都督鄭仲禮房子建等深相愛狎外示杯酒之
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
爲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即時賞帛任胄令仲
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爲竊發事捷
之後共奉文暢爲主爲任氏家女薛季孝告高

祖問其具伏以甘八姊寵故止坐文暢一房弟文

之後共奉文暢為主為任

祖問皆具伏以其八姊寵故止坐文暢一房弟文
略以兄文羅卒無嗣後龍衣梁王以兄文暢事當從
坐高祖特寬貸文略聰明雋爽多所通習世宗
嘗令音永興於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
文略寫之遂得具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不
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
公世宗愴然曰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文
略十死恃此益甚以多所陵忽平秦王有七百里
馬文略敵以好相賭而取之明日平秦使文略

嘉靖十年刊
三

彈琵琶吹橫笛詠詠倦極使卧唱挽歌居數月
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
奏之伏法文略晉大遺魏收請為其父作佳傳
收論尔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是也

鄭仲禮滎陽明封人魏鴻臚嚴庶子也少輕險
有膂力高祖壁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擢帳內都
督嘗執高祖弓刀出入隨從任曹為好酒不憂
公事高祖責之曹懼謀為逆賴武明婁后為請
故仲禮死不及其家

太子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太子皇后之長兄公人希

史中...不及其家

太子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太子皇后之長兄公希

宗上黨守祖昇儀容環麗垂手過膝睦姻好施

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為徒兵所室口第

祖顯顯祖受禪除秘書丞及女為濟南王妃除

侍中封丹陽王濟南廢為光州刺史祖顯此一貧

慢兼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以貶坐一職免

官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皆因寵無可稱江之卒

元龜魏太師江陽王繼子肅元龜后之父也一歷

光祿卿天保十年大誅元氏肅元為肅宗嘗謂因

是道原之賜姓步六孤氏尋病卒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口父

延之魏中書令長仁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

祖山胡預參朝政封龐貞王仁承鄒孝裕鄒中陸

仁士思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

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座日

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

又伺間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為三佞長仁私

於密帝親親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

之於其女除孝裕爲章山公元帝等皆出孝裕
美說長仁曰王陽卧疾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
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
從孝裕爲北營建德守後長仁倚親驕豪無畏
憚士開出爲齊州長仁忿憤謀令刺士開事覺
遂賜死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爲后重加贈謚長
仁弟等前後七人並賜王爵合門貴盛從祖兄
長榮父僧敬即魏孝靜帝之舅位至司空長榮
少而敏悟以死戚起家給事中郎黃門侍郎後

三踐祚長瓘被勅與黃門馮子崇出入禁中專
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
和士開高文遙領軍婁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
營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遙竝
出唐營已專典外兵其秦連猛高阿那肱別摠武任長
瓘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即位富
於春秋庶事皆歸委長瓘長瓘盡心毗奉其得名
譽又爲侍中長仁心欲入處機而奪之地爲執政不
許長仁疑長瓘通謀大以爲恨遂言於太后發

其陰私請出為州後主不得已從焉陰起州刺
史及辭長餐流涕後主亦惘默至州因法髮及手
不得舉失音卒

館

書

圖

列傳第四十

江北應書四十八

浙

浙江



世宗

五

列傳第四十一

北齊書四十九

隋太子通

事合人李

百藥

撰

方傳

由五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昇業

許遵

吳遵世

浙江圖書館

趙輔和

白三肅王

解江洪選

魏寧

慕母懷文

信

馬嗣明

館

書

圖

江

浙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莫善於著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曲辰桐君論本

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曲辰桐君論本

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以浴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書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館氏作霸以亦不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錄之以供四方伎云由二音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太山潛隱具聞道術勿遊鄒魯之間習儒業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子奇是人爲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以道家符水呪禁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習以道榮不好齒不悉授之

是人謂道榮去我本恒岳優人有少罪過為大
官所譴今限滿將歸地寔之吾至汾水父河值
水蒸長橋壞舡渡艱難是人乃臨水憑步以一
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
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不如此
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仍歸本部隱
於古坂邪山辟穀餌松朮燕苓求長生之術似尋為
顯道往晉陽至遼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
追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

俄道國麻道榮歸居隋必乃卒又有非遠

一八俄道國廢道禁歸周隋以卒又有非遠
者顯祖時令師諸術士令九轉金丹及成顯祖
置之玉匣云我人真世間作樂不能即飛上天待
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
飛符上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為館客韓陵之戰
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將退軍春
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王為
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大敗其後每征討其言

多中位徐州刺史卒

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算術爲州里所稱有巧思
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
妙穢巧精微淺每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
其用心如此以術數干高祖爲館客授參軍丞
相倉曹祖瑛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
旣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
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葦草灰後得河內
葦草用其所應也即復吹灰草動也不爲時

見不行故此法遂絕也又撰次古來渾

所重竟不行故此法遂絕三五又撰次古來渾
天地動敬器漏刻諸巧事并六畫圖名曰契器準又
著樂書言道甲經四術周七曆宗方又私撰歷書名
為靈憲歷筭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
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為八法不能精靈憲著成
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九蕭
歷數魏末任北平守顯祖作相在十晉陽景業因
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十一五月聖人君天與

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
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是時魏武
定八年五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顯祖應天
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
仁等又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
景業當為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
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為君天也易曰時乘
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
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大官犯之卒於其

景業未曰此水火言王為天子無慢下期豈得

景采曰此六大言三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
天然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
有兼次德有術數預知你朱榮成敗又言代魏
者齊書為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
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
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湖并宜速用兵遲則不
言榮不從也

許遵之高陽人明日多善惡兼曉天文風角亡禮通
刺其驗若神高祖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

不橫死是以任性疏謬多所犯忤高祖常空惜
之邛陰之役遵謂李要來賊曰彼爲火陣我不陣
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關
府田曹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密蟻蜂亦作王
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致後凶宜辭疾勿去
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
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無益岳至京尋喪顯祖無
道曰甚遵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
當死遂布筭滿床大言曰不心歲初我乃不見

顯祖以十月崩。遺田木以九月死。

吳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

道士遊處數年，勿言凡一老翁，讀之去，授君《開心

符》。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古候後出遊京洛，以《易

》蓋知名。魏武帝之將即位也，使遵世筮。筮之遇明

夷之書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

世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後入于地，不得久也。

然如其言。世祖以丞相在京師，居守自致猜疑。

其懷憂及懼，謀將定。其母伯著，令遵世筮之。遵世

云不須起動自有六慶俄而趙郡王奉太后令
以遺詔追世祖及即祚授其中書舍人國醫疾
趙輔和清河郡人少以明易善筮爲館客高祖崩
於晉陽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
於鄴西北漳水北原顯祖與吳遵世擇地類卜
不言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數十
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衆人之後進云革
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董彖辭云
易武革命應天順民顯祖遽歿董顯云即以此

也爲定知義法也有一人以疾是人非病別

地爲定即義我平陸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別
託相知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其甚言疾愈是
人喜出後和謂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入
土矣豈得言吉果以凶問至和太寧武平中筮
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

皇甫三不知何許人喜相人常遊三侯家世宗
自潁川振旅而還顯祖從後王於道旁縱觀謂
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會是道北垂皇甫涕者顯祖
既即位試三相術故以帛巾祓其眼而使歷摸

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違官於任城王曰
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亦責而各私搢
之至石動福曰此弄癡人至供膳曰此皆得好飲
食而已至嘗為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
歸彥曰我何為反至曰不然公有反骨至謂其
妻曰殿一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慶慶
啟帝帝怒刀口之至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
刀口謂其妻曰我今去不還若得過日午時或當
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世宗時有二人雙盲而

妙於聲相世宗歷證之聞聲桃枝之聲曰有所

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世宗時有口一牛雖冬亡目而

妙於聲拒世宗屋言之聞盤桃枝之聲曰有所
繫屬然當大富貴之位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
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
合羽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
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語之乃謬言亦國主也
世宗以爲我產奴猶當起責况吾身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
類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爲府參軍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

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託為異人而問之寧曰
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
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虛乎六
稚十四疑于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文
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

其奈母懷文不知何郡人以道術事高祖武定初

官軍與周文戰於邙山是時言言俱懺盡赤西

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

滅火不且以赤對赤土勝水宜改為黃高祖遂

改為赭黃所謂河陽鐵也又造宿鐵精以重之
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
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
鑄宿柔鐵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不能截三
十札也廣平郡南園幹子城是下將鑄劍
處其上可以瑩刀懷文官至信州刺史又有孫
正言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為廣州士曹聞城人
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
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

承光即承之也

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
知名恒隱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爲魏收崔李
舒等所禮有贈荅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太中大
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又善易一風用
武衛至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衝闔而
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
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
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

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各欲

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

是交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

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

齊亡卒

館

馬顯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

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為國詠候一年前知其生

死邢邵子患傷寒嗣明為此詠候脉退答楊愔

三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

死覺之晚不可治邢竝侍謙內殿顯祖云子才

見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以以子年少不合剖

符謫能奏云馬嗣明稱大寶真脉惡一年內恐死
若其出郡醫曹樂難求遂寢大寶莫不其憂卒楊令
憲其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麝
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溽醋中白屑
類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篋和醋以塗腫
上無不愈後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定往往與
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
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
醫多日尋榜至問病狀不下手唯嗣明獨治之其

醫多尋榜至問病狀不下手唯
病由云曾以手將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寸
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重
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
為處方服湯比嗣明從後遂卒復嗣明隋初卒

列傳第四十一

浙江
北齊書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二

北平齊書頁五十

浙江圖書

列傳第四十二

北齊書五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恩倖

館

郭秀

書

和士開

圖

穆提婆

江

高阿那肱

浙

韓鳳

韓寶業

甚哉齊末之嬖幸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尚心
利錐刀，居台鼎之任，習昏救妄，當機衡之重刑。
殘閹宦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
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一朝
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資，剝掠將盡。縱
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之理。齊
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繼宗，情存庶政，文武任
寄，多貞幹之臣。唯鄭秀、少又有累明德。天保五
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去，之徒唯左右驅馳內

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女奴倭
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全民免夫披髮左衽
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為倭幸傳云其宦者之
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
聞而不書仍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
諸奴及胡人樂工切竊貴幸今亦出焉

郭秀范陽涿郡人事高祖為行臺右丞親寵日
隆多受賂遺秀邁疾高祖親臨視之問所欲官
乃啓為七兵尚書除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

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貧粟帛多寡然後去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已下同學讀書初秀忌揚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高祖追愔秀即日斥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敬善人稍遷中書舍人魏孝靖嘗夜中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答曰臣不識北斗高祖聞之以爲淳直後爲儻州刺史士開幼而聰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

疾為同生不所出天保初世祖封長唐空辟士開
府行參軍世祖性好禳與士開善於此戲由是
遂有斯曲乎加以傾巧便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
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去人也且天帝也王曰
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王與深相愛久如此顯祖知
其輕薄不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言其其戲狎過度
徙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軍長唐王請之也世
祖踐祚累除侍中加開府遣母劉氏憂帝聞而
悲怒遣武衛將軍呂芬詣宅晝夜扶持成服後

方還其曰帝又遣以積車迎士開入內帝見親
自握手愴惻下泣曉喻良久然後遣還并諸弟
四人竝起復本官其見親重如此除右僕射帝
先患氣因飲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
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獻款不能言帝曰卿此
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
夜繼書無復君臣之禮至說世祖云自古帝王
盡爲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
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數千年國

恣意作樂縱橫行之抑是一日快活也

事分付大臣何處不辦無為自勤苦也世祖大

悅其年十二月世祖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

醫官蘇恭祖謂士開有伊洛之才殷勤屬以後事

臨崩握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

手後立以世祖顧託深重安仗之又先得幸於胡

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獻與妻定遠等謀

出士開引諸貴人共為討策屬太后勸朝臣於

前殿戲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立巨城狐

社且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言我無社口曰死

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
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臣獻詞色人惑屬或已不出
士開朝野不定獻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
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獻等共詣雲龍門令
文選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胡長粲傳言太后
曰梓宮在殯事大急速欲王等更息曰皇趙郡王
等遂並拜謝更無餘言太后及後主召見問士
開曰先帝季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
大臣皆有覬覦心若山臣正曰元剪陛下羽異宜

謂獻等云令士開為州
待過山陵然後發遣

大臣皆自有觀觀心若若出山臣正曰尺前勇陛下羽聖異宜

謂獻等云令士開為州待過山陵然後發遣獻
等謂臣真出必心喜之後主及太后然之告獻
等如士開旨以士開為兗州刺史山陵畢獻等
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條諸寶說以
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
作方伯今欲奉別謹具二女子一珠簾定遠
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
自安今得出實稱本意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
長作大州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

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先
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勢欲以陛
下謂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見先帝
於地下因慟哭帝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土開曰
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
出定遠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
入而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右僕射定遠歸士開
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除尚
書令錄尚書事後本宮只悉得如故世祖時恒令

書今錄尚書事後本官只悉得如故世祖時恒令

士開與太后握藥又出入卧内無復期夜遂與
太后為亂及世祖崩後彌自放恣琅耶王儼惡
之與領軍庫狄伏連侍留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
武衛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
武千秋門外并私約束國聽士開入殿其年七
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伏連前把士開
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殺一函云有勅
令王向臺遣兵士防送禁於治事廳王儼遣都
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簿錄其家口

後誅儼等上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爲常侍又勅其弟士任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十州諸軍事左丞相太宰如故士開稟性庸鄙不闕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次貝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士不耻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存昆季行列又有士人曾參士開值疾醫藥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

云王傷寒極重進
難色是人云此物

藥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

難色是人此物

其言勿與王不須疑惑請為王先公言之舉便盡
士開深感此心為之強服遂得汗病愈其傾朝
廷也如此雖以左道事能者不問賢愚無不進
擢而以正理干忤者亦頗能捨之士開見人將
加刑戮多所營救所得免罪即命誨諭責其珍
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齊皆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
婆女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繼祿之中令其
鞠養謂之乾阿姊遂大為胡后所昵愛令萱奸

巧多機辯取媚白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
初奉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
戲醜褻無所不爲寵遇彌隆官爵不知紀極遂
至錄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
之爲母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
曰太姬此即齊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
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
傾內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跡屏氣焉自外殺生
予奪未可盡言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

子奪木可盡言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
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其家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起義那
肱爲庫典從征討以功勳擢爲武衛將軍肱妙
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爲世祖所
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爲之言
彌見親待後主即位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封
淮陰王又除并省尚書令肱才伎庸劣不涉文
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
開旣爲世宗所幸多令在東宮侍後主所以大

被寵遇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
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事又總知外
兵及內省機密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
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
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
宿其墻面如此又為右丞相餘如故周師逼平
陽後主於天池校獵至朔頻遣馳奏從旦至午
驛馬三至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至暮使
更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旦即

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一圍及軍赴至則令肱
率前軍先進仍物惣節度諸軍後主謂肱曰戰是
耶不戰是耶肱曰勿戰却歸高梁橋安吐根曰
一把子賊馬上刺取郎者汾河中帝意思未決諸
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法也來我何
爲守漸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提婆觀
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去曰大家去大家去帝
以淑妃奔高梁應開府奚長諫曰半進之半退戰
之常體人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

得馬一動人情驚亂且還還安慰之武衛張常
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回甚勅止頓圍城兵亦不
動至尊宜廼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
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有軍士
言稱那肱遣臣招引西軍今故聞奏後主令侍
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云此人妄語還至晉那
肱腹心告肱謀反又以為誑斬之尸顛沛還鄴
侍衛逃散唯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
度太行後那肱以數千人攻濟州關以遣覘候

度太行後那肱以數千人攻濟州關以遣覘候

每奏周軍未至且在吉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
將軍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
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
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公為隆州刺史誅初天
保中顯祖自晉陽還鄴陽愚僧阿禿帥於路中
大叫呼顯祖姓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是時茹茹
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顯祖尤忌之所以每歲
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
皆稱為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定於窈冥

嘉靖九年刊
七
齊書四十一

韓鳳字長鸞曰黎人也父永興青州刺史鳳少
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
年幼稚世祖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
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
被識數喚共戲後主即位累遷侍中領軍勳知
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
云強弓長矛無容相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
荅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封昌黎郡王男
寶仁尚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曰昌

竊具仁尚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力日

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軍國要密無不經手

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

害政日月落甚壽陽陷殺鳳與穆提婆聞告敗

握槊不報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

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圖作龜茲國子更可憐

君臣應和若此其弟萬歲及二十寶行寶信並

開府儀同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

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

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

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為至尊起
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
言分二匠為己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
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忿與提婆並
除名亦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辭婚復被遣
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勅入內尋
詔復爵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為周軍所獲
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冤酷皆鳳
所為每朝士諮事莫不仰視動致呵叱輒言云

狗犬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斬養未品

猶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未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韓寶業盧勣又齊紹竝高祖舊左右唯門閹驅使不被恩遇歷代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獨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御勣等或為中常侍侍世祖時有曹文標鄧長顓董亦有至儀同舍幹者唯長顓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後寶業勣又齊紹于徵竝封王不過侵暴於後主之朝有陳德信等數十人竝肆其奸佞敗政虐人

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三紫綬者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數十人又皆封王開府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官累曰承候顏色競進語言莫不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踰巨萬丘山之積貪吝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器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聽諸閹或在內多日斬日放歸休所垂不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竟走數下為羣馬塵

必至諸朝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聽趨避不敢
爲言高祖時有蒼頭陳山堤蓋書彙樂劉桃枝等
數十人俱驅馳便僻頗蒙恩遇天保大寧之朝
漸以貴盛至武平時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
平者則追贈王爵又有旬海及子洪珎皆爲王
尤爲親要洪珎弄權勢驕爲獄賣官又有魏多之
徒胡小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
封王諸官者猶以官掖驅馳便煩左右漸因昵
狎以至大官蒼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爰及於後

主則其先朝舊人以勤舊日之勞致此叨竊至於
胡小兒等眼鼻深峻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
朝事其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
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
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
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
元行恭是誰豕行恭戲之曰
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也
通年十四五便假
辟榮宗常自云能使
臣已發遣斛律明
古豕榮宗謂舍人
林宗豕復問林宗
不前奏曰臣向見郭

林宗豕從豕出着大唱吉莫靴蹄馬鞭問臣我阿

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
不前奏曰臣向見郭
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
貞來不是時羣妾多皆類此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浙江圖書

列傳第四十二

北齊書五十

浙江圖

宣統元年 閏月 政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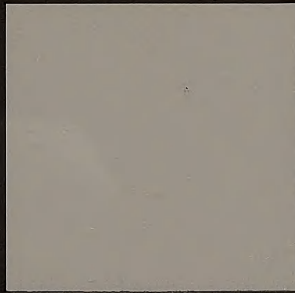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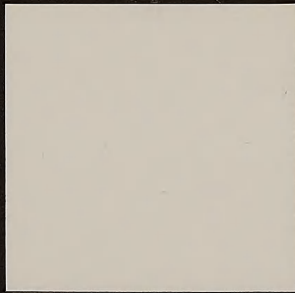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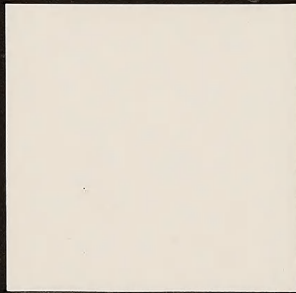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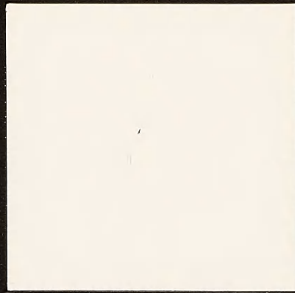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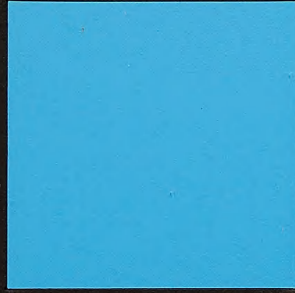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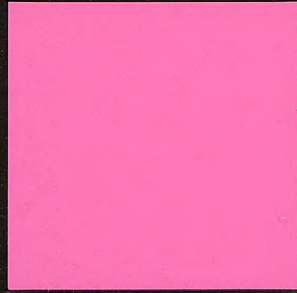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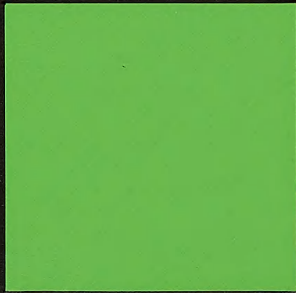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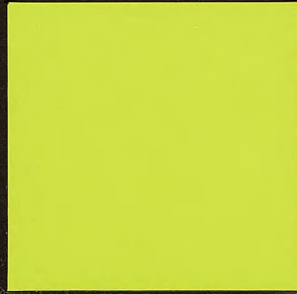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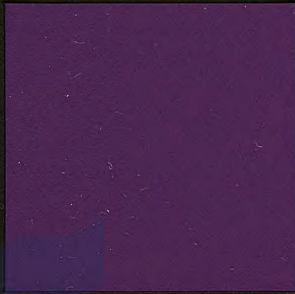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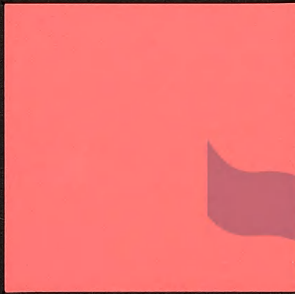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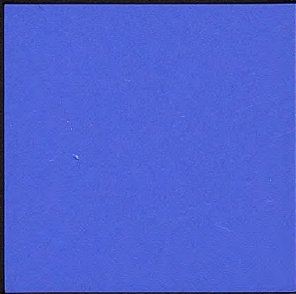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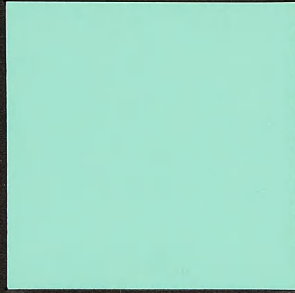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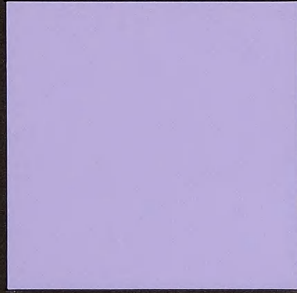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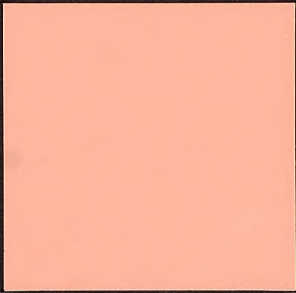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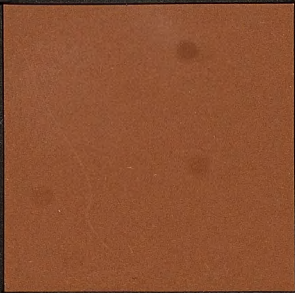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 32184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